



讓學生在課堂裡學語言

文 | 汪亞民

這些年來，聽了許多中學語文閱讀教學課，不同年級的，不同地區的，各種形式的。聽來聽去基本只有一個感受，就是老師極少把語言教學，尤其是語言的積累運用、語感培養當作課堂閱讀教學的重心。老師注重的都是學生的分析理解感悟能力，還有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即使有語言教學，也只是講些字音、詞義或者語法，或者挑些精句妙段作品析，一鱗半爪，蜻蜓點水，目的也還是偏在挖內涵、掘要義。我無意對老師們的教學作褒貶，我只是想從學生的角度反思一下我們中學語文教學中的缺失。我執教高考複習多年，備考過程中，發覺使師生倍感棘手和困惑，而又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就是閱讀理解和語言表達（包括作文），這兩大塊正是構成語文能力的要件。閱讀速度慢，甚至讀破句，是因為看不懂字詞，對語言感到陌生，語感不暢通。不懂不通就難以對文章作出準確的解讀，難以根據提問作合適的回答，甚至連問題本身都沒看懂。寫作文時即使有比較清晰的思路，但由於語彙貧乏，常常不知如何表達，思維就跟着受

到阻滯，落筆就顯得艱難重重。如果把思想比作米，把語言比作柴，那麼無米不成炊，無柴也難成炊。

其實，如果以虛實論，一篇文章中，語言文字當屬“實”，尤其是我們中國的表意文字，是觸及人感官的感性材料，而文意文脈則是內化於語言文字中的抽象物質，是“虛”。如果我們的學生沒有掌握大量實實在在的語言文字，又怎能準確領會和準確表達！可多少年來，我們的中學語文閱讀教學卻一直重“虛”輕“實”，忽視學生的語言積累和語感培養，把他們積累豐富語言，養成良好語感，提高語言能力的最佳時期生生荒廢。在課文教學中，我們總是把智力發展、情感薰陶看作首要而常常輕忽它的載體。而且常常把智力發展和識記背誦對立起來，毋庸置疑把“死記硬背”看成是“智力遲鈍”的代名詞（其實“死”和“硬”並不一定是機械、呆板的意思，也可理解為“強化”）。因此，我們絕大多數學生腹中的詩書是稀少的，腦中的語彙是零落的。當然，我們也很早就意識到了腹中缺乏詩書的嚴重性，早就為學生推介



了許多著名篇作為課外讀物，並且根據課程標準佈置了大量的課外閱讀任務，好像提高學生語言能力，捨課外閱讀別無他法。我絕不是輕看課外閱讀對學生建立良好語言能力，還有其它許多能力乃至人格精神的重要功用。但它畢竟只能作為佐餐，因為學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課堂，而且有諸多科目要消耗他的精力。再說，課外閱讀任務有多少可以落實，學生讀與不讀，讀多讀少，讀好讀壞，這些方面老師都無法真正了解並加以調控。如果最終只能放任自流，那麼，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定位對焦，把解決問題的思路着重引向課堂，借助課堂、課文促使學生積累、運用語言並養成良好語感？

如何在課堂閱讀教學中加強學生的語言積累運用並培養學生的良好語感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引導學生多讀多背。多讀多背是傳統教學中的精華，它符合人的認知規律，它是人們積累語言，養成語感的最好手段，被人們視為“記憶力的體操”（列夫·托爾斯泰語）。古往今來有許多名人事例可以證明。如馬克思對海涅的詩能信手拈來；辜鴻銘精通九國的語言文化，他對歌德的《浮士德》能倒背如流；巴金說自己二十多本散文得益於《古文觀止》，為此，他

要感謝兩位逼他背誦《古文觀止》的私塾老師。類似例子，不一而足。這些知識淵博，記憶力驚人的人，他們無不得益於多讀多背。

讀，有誦讀，有默讀。而誦讀相對於默讀來說因為同時有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無疑對學生的語言積累、語感養成起着更大的作用。古人說“讀書自須成誦”，想必也是這個道理。而“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中的“讀”也應該是琅琅上口的誦讀。課堂上的誦讀不應隨意化、簡單化，否則會令學生產生無聊感和厭倦感，從而消極應付、馬虎對待。教師要用心組織，對學生要有所要求，方法要靈活多樣。首先要有示範朗讀，好的示範朗讀，能對學生形成強大的感染力，能給學生帶來巨大的聽覺享受和心靈觸動，使學生產生“對語言文字敏銳的感覺”^[1]，從而激發學生的朗讀潛能和朗讀欲望，達到以讀促讀的目的。其次要求學生在誦讀時專心致志，放聲誦讀，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宋代朱熹）^[2]。尤其是古詩文，必須讀出聲，讀準，讀熟。至於背誦，切忌一開始就要求學生對背誦的內容作硬生生的“牽強暗記”^[3]，那樣不



僅會使他對所背的內容“逾時即忘”^[4]，還可能導致他對背誦產生畏難情緒。要引導學生把背誦建立在熟讀的基礎上，讓他們熟讀成誦，自然而然地達到“會背”的目的。因為“熟讀”使口腔處於多次重複的肌肉運動中，又使口腔所發出的聲音多次反復地刺激着耳鼓膜，這樣，口腔所形成的慣性動作連同耳膜所接收到的聲波會幫助腦的記憶，使人對要背的內容恆久不忘，就像唱熟的曲子。清代唐彪《讀書作文譜》中有一段話可以作為佐證：“文章讀之極熟，則與我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時吾意欲所言，無不隨吾所欲，應筆而出，如泉之湧，滔滔不竭”^[5]。至於誦讀方式，可以有教師帶讀，學生仿讀，表演朗讀，比賽朗讀，師生或生生交叉誦讀、填空誦讀、限時誦讀、問答誦讀、佳詞妙句誦讀等，以免單調。在課堂上花多點時間讓學生誦讀，讓他們把文章讀熟讀透，並不會拖延課堂教學時間，或有礙學生對文意的理解。相反，把文字讀順了，文章的大意就能基本掌握，老師只要稍作講解，文意就明瞭了。而在學生對課文還沒有讀準讀熟的情況下，就對課文作眾多的分析，企圖讓他們對文章的內涵及寫法有深入的理解和像樣的

模仿，這就好比要求他們在不諳水性的情況下潛水，並做出各種符合範式的漂亮動作，其情形必定是令人為難而不知所措的，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至於文章的教化功能也必須建立在熟讀文章的基礎上，否則就變成了架空的說教。由此看來，對古人的“讀書百遍，其義自現”這句話，我們語文教師不能僅僅宣之於口，更要把它落實到實際的教學行動中。

在引導學生熟讀課文之外，我們還可引導學生閱讀一些與課文相關的賞析性參考資料，以及在課文教學基礎上作拓展延伸或比較閱讀的詩文。賞析性參考資料本身堪稱美文，不僅能向讀者提供豐富的知識，幫助讀者深入理解課文，提高讀者對課文的評析鑒賞能力，其中還含有大量優美的言簡意豐的詞語和句子，這些詞語和句子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着讀者，對讀者的語言積累、語感養成起着不可小覷的作用。平時，這些參考資料都是由教師觀閱後再口授給學生聆聽，且不知經過教師咀嚼後還有沒有原汁原味，單是聆聽就不如直觀其形。這些資料上的文字因其形象性、直觀性映入人的眼中，植入人的腦中，相信比聆聽口授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們把這些參考資料上的文字




加以篩選後讓學生閱讀，不是比令他們僅聽我們轉述更有助於提高他們的語言能力嗎？至於那些用來作拓展延伸或比較閱讀的詩文，除了開闊學生視野和思維外，也同樣能對學生的語言能力起着添磚加瓦的作用。如上人教版九年級上冊《短文兩篇》中的《談讀書》，就可拿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讀書三境界來作拓展延伸，“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雕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相信學生是很喜歡閱讀並很願意記住這段文字的。

除了多讀多背，摘抄仿寫造句也是提高學生語言能力的重要手段。俗話說“眼過千遍不如手過一遍”。任何事情，動手總比眼見來得印象深刻。宋代有蘇東坡抄寫《漢書》，以至倒背如流；明代有張溥“七錄七焚”，使得他以後寫詩作文不打草稿，揮毫即成。（張溥讀書一定要親手抄錄，抄錄後誦讀一遍，就把它燒掉，接着再抄錄，再誦讀，再燒掉，如此七次方罷）。因為有其它的課程，我們不可能讓

學生像蘇東坡、張溥那樣用大量的時間反復抄書，也不可能把僅有的幾課時全安排為讀誦和抄寫。但我們完全可以對文章少作一點剖析，多留一點時間給學生讀一讀、摘一摘、抄一抄、寫一寫。摘抄的過程中，學生勢必要對文中的言辭語句作思考、作品讀、作比較、作選擇，然後提取。也許過程很短，但也將對他的語言積累、語感養成起着不小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再指導他仿寫造句，將會使他對自己所選擇提取的語言文字有着更為深刻的印象，也許終身難忘。這種仿寫造句從古以來就不少，化用詩句其實就是一種仿寫造句活動：724年，李白《渡荊門送別》有“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一句，而765年杜甫《旅夜書懷》中的“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與前者何其相似！再看，李白有“青天有月來幾時，我欲停杯一問之”，蘇軾就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范仲淹有“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李清照就有“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古人有“此恨綿綿無絕期”，今人就仿他個“此情綿綿無絕期”。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而古代私塾教學生對課，實在也是一種仿寫造句練習，這種練習，對學生的語言習



得大有裨益。另外，高考語言運用題中經常出現的綴詞成句題型既是對學生語言運用能力的考核，也是訓練、提高學生語言能力的有效手段。講到造句，我們要糾正一個錯誤的想法，不要總認為這是低年級的訓練項目。其實遣詞造句能力是有難易深淺梯度的，對學生造句能力的訓練應該貫穿他們從低年級到高年級的整個學習過程，這不僅僅有助於他們積累語言，養成良好語感，提高語言運用能力，還能訓練他們的思維能力，久而久之，還能培養他們對語言文字的評價欣賞能力，真正是一舉多得。

我國當代著名語文教育學家洪鎮濤先生說過，組織和指導學生在“學堂”裏“學習語言”，是語文教學的根本任務^[6]。而當前中學語文課堂閱讀教學中普遍存在的肢解課文，大搞繁瑣分析，過度重視挖掘課文人文內涵、情意價值等等的現象實在是一種趨同流俗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這種不重根基、急於求成、拔苗助長的做法，對於青少年學生，無疑是一種斬斷其未來學習之路的戕害。反思和改變這種現狀，我們語文教師責無旁貸。 

【註釋】

1. 葉聖陶。《葉聖陶論創作—寫作漫談》163-164。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 2-4. 《熟讀精思》。檢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973493.htm>
5. 唐彪。《讀書作文譜》。檢自：
<http://wenku.baidu.com/view/bc3e9d9b51e79b896802264f.html>
6. 《洪鎮濤》。檢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993.htm>

汪亞民

原珠海市第四中學高級教師，現任職於教育暨青年局，本學年參與慈幼中學和鏡平學校的教學革新工作。